

我的童年之 翻轮纸 游戏

李浙平

从前有一种画片 ,在纸板上印着许多独立的画 ,买来后将独立的画面剪成大小一致的小片 ,是孩童玩游戏的一种道具。我不知道它的学名 ,习惯叫它为 翻轮纸 ,也有人写作 番人纸 。

我7岁那年 ,瑞安城里发生武斗。母亲担心孩子们受牵连 ,于是将我们哥仁送到黄岩外婆家避难。因为大哥、二哥都已读书 ,到黄岩后 ,他们还要学习 ,而我只能是玩。

外婆家很大 ,两层楼 ,前街后园 ,所以玩的内容很多。在这里 ,我第一次见到 翻轮纸 ,表姐叫它 花纸 。在玩之前 ,表姐先将所有 翻轮纸 平均分给每个参加游戏的人 ,然后表姐拿 翻轮纸 贴墙一放手 ,它便飘落到地。然后我也将 翻轮纸 贴墙一放手 ,如果飘落的这张刚好压住表姐那张 ,便是 吃掉它了 ,可以赢得一张。假如没能压住 ,表姐又可以拾起 翻轮纸 重新反复玩。别看着简单 ,放置高度、贴墙角度可都有讲究 ,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翻轮纸 飘得远 ,就不容易输 ,如果落到墙根 ,就必输无疑。

晴天时 ,我们聚在外婆家门口 ,兴高采烈玩 翻轮纸 。街路上人来人往 ,挑担的路人偶尔歇脚 ,便会探头观看 ,因为 翻轮纸 上的画确实好看。也常常吸引来邻家小孩 ,只是他们没有 翻轮纸 ,不能参加。于是 ,他们要和我们套下近乎 ,替我们玩几回 ,过过玩瘾。下雨了 ,我们就在楼下中堂玩。这时候 ,外婆常坐在八仙桌边 ,纳着鞋底 ,看着孙儿们在她面前欢快地玩着。

玩这个游戏 ,哥哥和表姐们总是赢多输少 ,我常常输得精光 ,眼巴巴看他们继续玩。表妹蕾那时只有4岁 ,是不让她参加的。但她就在边上捣乱 ,常乘人



不注意 ,抓起地上的 翻轮纸 就跑 ,我们着急地从她手里抢回。有时候她决不松手 ,在抢夺中这张 翻轮纸 就被撕碎了。蕾便哇哇大哭。闻声走来的外婆 ,便要将我们数落一顿。于是 ,我们跑开玩其他的了 ,蕾又只能屁颠屁颠跟着我们。日子在这种不断重复的快乐游戏中悄然而过 ,直到瑞安城关解围后 ,母亲将我们接回瑞安 ,才告别翻轮纸游戏。

后来某年 ,母亲带二哥和我到黄岩过年 ,又一次见到曾玩过的 翻轮纸 ,它们静静地躺在抽屉里 ,而那些画面依然动人 ,其中有一部分是《水浒》108将的人物。这时候我已读小学 ,也开始

在课本上涂画一些古装人物。于是 ,征得舅父同意 ,我将这些仅存的 翻轮纸 带回瑞安家中 ,作为人物临摹的范本。

同学间也时常有玩 翻轮纸 ,但我这套《水浒》人物 翻轮纸 ,始终舍不得拿出来参加玩 ,怕输掉。这套 翻轮纸 让我第一次了解了《水浒》故事。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小李广花荣的排位也就在那个岁月 ,被我牢牢记住 ,常常念顺口溜似地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可惜这套 翻轮纸 在迁居中遗失了。

嗨 ,同学你好

金春妙

随着小学25周年同学会的临近 ,我常做梦。梦里 绕着林垟学校的长廊 ,一间间推开斑驳的木门 ,门里是缺胳膊少腿的课桌 ,课桌上清晰分明的 三八线。告别了25年 ,怀念了25年。只因在那个纯真年代里遇见同样纯真的你。

无邪的笑 ,大声的唱 ,藏在立着书后的悄悄话 ,一起逃课的窃喜紧张 ,打架之后破涕为笑的鼻涕泡泡 ,操场上镶着白边蓝色棉毛裤同学 你 陪我度过晨昏 ,我 伴你走过四季 ,一起经历草木枯荣 ,一起坐看季节更迭。

太多太多的日常 ,换来童年过往的感慨。

童年时代 挤油渣 的小伙伴 跳皮筋的小女孩 跟自己划三八线同学 打小报告的臭屁孩 ,那个令自己心动的小同学 都已变了模样 改了性情。

文以前是班级一霸 ,典型的捣乱分子。那时候 ,老师上课用方言教学 ,朋从昆明回来 ,插班在我们班 ,只会普通话 ,听不懂方言。文和朋交流处在两个频道 ,文听不懂朋的话 ,朋听不懂文的话。于是 ,两人用武力建立沟通。文擅长跑步 ,朋有的是力气。文打不过朋 ,文就跑 ,一圈一圈跑 ,跑得朋上气不接下气。跑着跑着 ,跑出了童年 ,跑远了青春 ,文跑向了朋曾待过的彩云之南 ,并且扎根了20年。对于文的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的变化令大家瞩目。

进过局子吗？我的问话带着童年的毫不避讳。

没有 真的没有。所有人都认为我会进去 ,我爸生怕我惹事 ,先把我流放武汉 ,后来怕太近担心我跑回家 ,1997年时又把我流放云南。

呵 ,没有流放 ,何来遇见最好的自己 ,谁的青春不犯傻 ,没有 二 过的青春拿什么怀念？

一同学眼中的我小时候擅长画蓝精灵 ,各种各样的蓝精灵填满书本的角落 ,而我却毫无印象 ,哦 ,童年 ,难道被格格巫偷走了吗？

我们在同学回忆里丰满自己的童年时光。在时光此岸 ,遥望时光彼岸 ,中间隔着如电视雪花般模糊的记忆。

再不堪的往事也会翻页 ,再欢乐的场景也留不住。时间水流般划过 ,无痕 ,我们的相聚几近尾声。我在镜头里观察每一张肆意欢笑的笑脸 ,他们那么青春 ,心无挂碍 ,童年时光回来了 ,一帧帧一轴轴 ,牵连出千丝万缕的演绎。时光是最擅长的编剧 ,它让他从鼻涕塌到企业老总 ,也让她从如花似玉到美人迟暮 ,所有欢乐悲伤、幸福失意的 ,都恰似凑巧经过而已。这样笑着跳着 ,飞扬的头发、欢闹的笑声竟带着颗粒性动感。

10年后、20年之后 ,希望我们相逢时依然能轻松说一声：嗨 ,同学你好！



做人踏实要紧

周坚建

某兄脑泛、体健 ,唯自视甚高 ,常常为世所捉弄 ,50多年前与我同桌。最近我常想 ,不知该为之叹息 ,还是叹惜？

当飞行员 ,成为天之骄子 ,是一生荣光。他居然擦了边球而未如愿 ,正如温州人所言 ,差粒米 ,稻桶恁大 。那是1965年春 ,学校公布一批参加全市飞行员选拔体检的名单。经第一轮筛选 ,当天我校仅剩4人 ,4人再参加复检 ,次日最后只剩下他一人。

他激动不已 ,也属情理之中 ,更令他欣喜若狂的是不久后获准赴杭参加更高层次的身体复检。可以说 ,他已是准飞行员了。不过 ,对于踏实稳重的人而言 ,因为 八 字还缺一撇 ,除沉着应对 ,不会有什么多话的。可他眉飞色舞 ,对我说：

终于出运了 ,从杭州回校后 ,接近期末考试了 ,他一举手一投足就是 我马上就走 ,考什么考 ,而且性情更加张扬 ,一张嘴就是 我阿爸飞行员当定了 ,一不顺眼就发脾气 ,就叫就吵。更有趣的是那一天放学离校 ,大家都按惯例收拾床铺 ,只见他杀气腾腾在卷凉席 ,我故意逗他：你下学期还不回来再用？他说：我这一去不复返了 ,凉席不拿回家去 ,还放这

儿做什么？

过了暑假 ,高三新学期开学了 ,同学们纷纷返校缴费注册。谁知 ,此兄夹着凉席重新回校了 ,快人快语的我忍不住笑而问道：你不是说不回来了吗？还把这个东西背回来做什么？他无言。论理 ,当年当个飞行员堪比当下考博士研究生还难 ,除身体是铁打钢铸的外 ,其祖公三代 ,包括什么四门亲七大姑八大姨等政历都不允许有一点儿说说。可见 ,当飞行员不是闹着玩的 ,而当不上倒非常正常 ,因此绝容不得别人半点奚落之。而我只是叹息：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此兄虽与飞行员交臂而过 ,但飞黄腾达竟有时。众多三届生 ,心灰意懒 ,早已懊恨当年狂妄 ,造反 ,而厌恶、逃离派 战 ,此兄 四害 横行时却进入本埠最高权力阶层 ,享尽荣华富贵 ,可谓 一人当官 ,鸡犬登天 。但最终被时世捉弄最甚的还是他 ,念及多年同桌 ,还是打住吧！

想来 ,一别半个多世纪 ,大家一直不知他的音讯 ,任何场合也找不到他的影子 ,其源盖出于他有愧于众同学。我不止一次为他叹息 ,做人踏实要紧！

重过程 ,轻结果

■周小含

看到分数那一瞬间 ,我松了一口气 ,总算放下了。95分 ,不错的成绩。但说来奇怪 ,看到这个结果 ,我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欣喜若狂 ,心中反而多了份平静。这种感觉 ,就像水到渠成般自然。爸爸知道了 ,对我一笑：这不就像登山一样吗？登山的人历经千辛万苦登上顶峰 ,可那种快乐也只是一刹那 ,真正的快乐是在登山过程中啊！所以我们说 ,人生要重过程 ,轻结果。听到爸爸的话 ,我有点疑惑。

想起在准备这门考试过程中 ,我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为了能在短短几天内背熟两万多字内容 ,我全力以赴 ,除起早贪黑 ,有几次连饭也顾不得吃 ,几乎废寝忘食。在考前那晚 ,我更是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门考试很难 ,万一失败怎么办？那我的努力岂不白费？焦灼和烦恼的阴云笼罩在我心头 ,直到我走出考场。回首过去 ,我不禁深深讶异于自己的毅力 ,我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更让我惊讶的是 ,如今我手里的历史书中 ,还能看到不少考试内容的影子 ,它就像烙

印般 ,深刻、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难以忘记。

直到此时 ,我才突然明白 ,曾经的努力并非白费 ,它已渐渐融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一部分 ,无论它是理论的知识 ,还是坚忍的意志 ,抑或是面对挑战的勇气。而太过于注重结果 ,不仅不能使压力化为动力 ,反而像压在心头沉重的石 ,使我身心俱疲。

决定结果因素有很多 ,有时候 ,单凭自己努力 ,也无法获得成功。把结果看得太重 ,就容易

受伤。而过程却是每人都可以把握的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个过程 ,并不一定会产生结果 ,但只要把握好每一分每一秒 ,将每一个过程做好做细 ,积累出其中经验 ,品味出其中快乐 ,就算是成功的收获了 ,哪怕只是极其的细微。

面朝大海 ,不一定春暖花开 ;艰苦求索 ,也不一定能卓越超凡。不害怕过程的辛苦 ,也不让过于追求结果的焦虑灼伤 ,看庭前花开花落 ,望天空云卷云舒 ,结果终将水到渠成。

